陈

村

不是用来孤

芳自常的。

而是为了得

夜光杯

称他龙哥。一叫龙哥就很 亲切,很市井,生生地将他 从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拉 到一群俗人之中。龙哥经 得起开玩笑。比如

说他身短,说他皮 黑,比如学他的那 种无人可及的说话 腔调。个个人学得 龙 惟妙惟肖的,大家 都以此为乐。但龙 的 哥毕竟是一个事业 有成的人。我们结 伴去看过他的纪录 片、《莎士比亚长什 么样》。他们跟着 个看着很不靠谱的

大哥拿着一张来历蹊跷的 油画去意大利找莎士比亚 的原型。他们愣说油画上 的那个男人才是莎十比 亚。一个无厘头的故事被 他拍得有声有色,最后居 然庄严起来

四十年前我认识王小 龙的时候他在青年宫上 班, 业余油印年轻人的实 验诗刊。他做纪录片人是 后来的事情。他一直引以 为傲的最初的身份是诗 人。论诗坛的辈分, 跟北 岛、顾城是朋友。2011年, 本城最帅的船长尔冬强在



不单单诗人才 多愁善感,整个大 自然,一旦滑进深 秋,都开始长吁短 叹。秋雁有秋雁的

悲,秋霜有秋霜的愁,秋虫有秋虫的苦, 秋水有秋水的瘦, 秋风有秋风的凉…… 连河边吃草的几只羊,也因草丛中日渐 稀少的草籽,而显得格外安静

当这一切渐渐进入收敛状态的时 候,倏忽一夜之间,沉寂了一年的桂花,

便欣然乍开。一朵一朵细如米粒 的花朵,仿佛是一个个轻轻-碰,就会醒的梦;又仿佛是谁用 生命奉响的乐章,一簇花,就是 一簇丰满柔润的音符, 在自觉与 自然的状态中,让秋的神韵,在风中低 吟浅唱。那不是在开花,那盛开的是· 朵朵香味。

那香味,可以很轻,轻若柔滑的丝巾 滑过手臂;也可以香得很重,钻进鼻孔,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痒。不管是浓是淡,小 城的大街小巷,都因为桂花的芳香,而透 出诗意的安逸。每一朵花散发出来的香, 都有将大自然因季节转换而显露出来的

诗人王小龙, 江湖上 他田子坊的汉源文化中心 为王小龙举办了-一个诗歌 朗诵会,那天到了很多人, 老的少的, 争先恐后地捧 着王小龙的《年代表情》上

> 台朗诵,有的人还 手無足蹈。那天我 拍了很多照片。诗 人王小龙穿着一件 素淡的印花衬衫上 台发表忧郁的感 言,在钢琴的伴奏 很大字体的主 题打在后面墙上: "每个年代都有它 的表情"。有这样的 -次朗诵会, 我觉 得比拍什么 MTV 都好,比到什么高雅的地

方去开讲座都好。王小龙 的朗诵会后来又举办讨 两次,我都有幸去观光。 -次是跟一个叫裘小龙 的诗人在外滩附近的一 个楼里,那里显得高雅。 另一次是在一个平凡的 地方,现场更为亲切。那 天他的太太和女儿也来 了,女儿上台读了爸爸的 诗。给女儿写诗,王小龙 的文字极为感人

我跟王小龙见面最多 的时候是吃饭。我们在一 个叫小众菜园的论坛玩, 那里有一伙男人,常常聚 在一起喝酒聊天, 龙哥常 去埋单, 请大家喝酒对他 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他曾天没亮就开车来拉我 去七宝吃羊肉。菜园的聚

一棵迟开花的树



他们快点结束, 催着他们 回家,催他们叫一个代驾 回家。我们煞有介事地告 别,第二天听说他们并未 回家又钻进了一个小饭馆 继续喝。这些酒鬼啊,一个 个脑袋挂不住似的

还要干杯。 王小龙以前开 的是一个叫小切诺 基的吉普车,现在

换成了什么牌子我记不住。 我觉得他还是开小切比较 好,那个车高大,坐着有一 种拔高身材的气势,而且越 野对王小龙来说有一种特 殊的意义,他不是一个非常 宅的人,他心里有火,困守 城市容易被压抑。我觉得他 的一部分是跟那个野相关。 他说父辈是海南人,母系是 东北人,一南一北,然后他 生在当中,何去何从?

王小龙写的诗叫口语 诗, 诬蔑他的人故意称作 口水诗。他是最早的开拓

折痕重新抚平的力

两种常见的花中,

菊如隐士, 沉静稳

-在怒放中,展示生

健,自我意识很强;而桂花,则如善于吟

唱的阳光少年,能把心中的欢乐,播撒到

开花的桂树,因为桂花的香味,而多

放,而增添许多妩媚;连又瘦又

薄的树叶, 也因为红的、白的桂

花,而成为必不可少的陪衬。

一句话,树因为花而变得好看

了许多柔美;杂乱的枝柯,因为桂花的绽

起来,变得有形起来

哲学点说,树的视觉效果再差,也

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花朵再

小, 也是一棵树受到瞩目甚至景仰的

不可或缺的外在表现。以这样的视角

来观赏一棵开花的树,那么,树已经不

是原来的树,花也不是本身的花了。假

如把树换成一个人, 把花换成人所取

得的成就,岂不正可用来诠释"一花

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内涵。

尽可能远的地方-

的恣肆与张扬。

在秋天盛开的

朦胧或出奇。他不用那种 很深奥的词,不来跟你动 辄谈灵魂谈精神或者什么 诗和远方。但他常常打动 我们, 他会在那些小小的 地方出其不意地打动我

> 们。他说:这世界最 孤独的地方/在庭 仪馆的吸烟外/-个个吞云叶雾看破 红尘/送的却不是

同一个人。他说:你笔直地 向我走来/你身体的每-部分/都以动人的子弹/向 我射击。他 1981 年就写 过: 出租车总在绝望时开 来。我无法判断哪首诗是 他最好的诗, 但可以断定 都值得我们读上一遍。

我给王小龙拍过许多 照片,大多是吃饭的时候 随手拍下来的。以前有论 坛时,我总喜欢找一些他 好玩的照片贴出来,例如 抽烟的时候鼻孔喷出烟 气大有风从虎云从龙的 气概,还有他在那儿骂人 时的发狠样子。看到照 片,王小龙不生气。生气 也没用,因为菜园里有个 规矩,男人是没有肖像权 的,抗议无效,而女性则 不要任何理由可将照片 给撤下。龙哥的不伟岸的 照片就一直挂在那儿,直 到整个论坛沦陷了没有 了,他的那些可爱样子也 都没有了。我很怀念我们 以前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唉,真是好日子。我们这



今日得闲且读书

时间的俘虏 邵毅平

遗体,边哭边诉说,与他告别…

也许,这也是日瓦戈和拉拉的创造者设 想的自己的丧事场面?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肯 定不会想到,1960年,在他自己的葬礼上,他 的拉拉,伊文斯卡娅,完全无法像拉拉那样与 他告别,而是只能随着人潮匆匆看他一眼,而 且连这都得仰仗别人的帮助。

我的到来伴随着窃窃私语和半转过身 好奇的目光……很少有人理解我……人越来 越多,迎着人潮站在那里保持不动非常困难, 我从房子对面的门廊离开……我在帕斯捷尔 纳克别墅的窗外坐下……窗后是一场告别。 我的爱人躺在那里,和所有来看他的人完全 疏远了。而我坐在我的上了锁的门前。"(伊文

首都是情歌》。 (篆刻) 陆

> 斯卡娅《时间的俘虏》) "我和妈妈在门廊旁边的十台上坐下 我们好像发了呆,就这样大概坐了一小时 ……母亲仿佛一直处于梦幻之中。她不能进 屋去灵板旁待着——那儿有'家人'值守。她 靠在门廊旁土台上蜷缩的身影显然让许多人 感到伤心,但谁也不敢把这话说出来。只有一 个人走到她面前,把她视为遗孀,吻了她的 手,然后坐在她身边。她立刻歇斯底里地号啕 大哭起来。他讲了俄国残酷历史上的一些事 情,谈到俄国如何安葬自己的诗人们……总 一句话,他说了些普普通通的话,但正是 说给她听的,这件事对她十分重要。 利亚诺娃《波塔波夫胡同传奇》)

> "我想和您一起从他的棺材前走过。"他 说着,把她扶起来,绕着棺材走了一圈…

> 悼念人潮中这位仗义行道的游侠骑士,也 有着一张堂·吉诃德式的干瘦苦涩的脸, 他就 是无数读者喜欢的《金蔷薇》的作者帕乌斯托 夫斯基。果然人如其文,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他保持了善良和真诚。

> 我把这个细节分享给了几位《金蔷薇》的 同好者, 其中有位朋友问复我说:"我希望能 有机会做出帕乌斯托夫斯基对伊文斯卡娅那 样的事来。

我一直留着 2019 年 5 月 26 日的 张新民晚报。上面有对我的整版采 访《一生须对一人一事深情》。

2019年5月26日,我正式迈入了 90 后"的行列。那年恰巧也是新民晚 报 90 岁华诞,就在我生日的当天,"星 期天夜光杯

到了我对音乐的爱,对家人的爱,当

时,我是含着眼泪看完的,感慨良多

在此,我要感谢晚报对我的厚爱,感谢

晚报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支持和激励。

我的青少年时代曾有过四个梦想。

一个梦想是"小人小马小刀枪";第二

个是"小提琴梦";第三个是"音乐梦";

第四个是"电影梦"。后来,我参了军,学

了音乐,很多电影都采用了我的作品作

为配乐,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生要有效

想,梦想就是人生的追求,要用百倍的

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做到了,这

我记得1995年,书法家、篆刻家刘

一闻通过新民晚报转来一封信,信上说

他小时候就迷恋《红旗颂》,曾经试着与

同学排练口琴合奏,还从虹口骑自行车

到新华路上海管乐团抄过《红旗颂》的

总谱, 当看到"上海之春"有我的专场

演出时,便买了票带着全家去现场。《红

旗颂》是一部标题性的、普及性的、接地

气的、雅俗共赏的管弦乐作品,没有高

超的技巧,只有纯朴的情感。后来,我和

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并在现场聆听了习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倍感荣耀, 深受教

育。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2021年的7月1日当天,有幸在

刘一闻先生成了一生垫交。

的人不是很多,但王小龙

是一个,不可或缺。诗人

总是敏感的,跟他可以开

玩笑, 但不要当面恭维,

他听得出你是否在糊弄

家去跟一条狗作伴。身为

老法师,有时出门去帮帮

人家的忙,似乎还兼着那

个业余的教授。他仍在写

诗,很勤快,写完将它贴在

微信的朋友圈,有几个人

会在下面点个赞。你们看

或不看,赞或不赞,他无所

谓。他写了那么多年,一直

不愿出版诗集。后来自费

印了本小册子送朋友玩,

近年才出版领了书号的

个"年度中国十佳诗人"的

书。干是,有人趁机给他-

名号。他的诗集名为《每-

现在他退休了,滚回

他。他是不被欺凌的。

发表了这篇 专访,它以与 众不同的视 角写了我,写

些都已美梦成直

我的一切归于人民

族文化学习。

到老百姓的 喜爱。人民 喜爱什么? 当然是真的、善的、美的,而不 是假的、恶的、丑的。所以说,要创造真善 美的作品,创作者自己也要有真善美的 心灵,要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向民

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听到这些话,我十分感

动,联想到我自己,真是感慨万千。我想

通过新民晚报,对新一代的青年文艺工 作者说,要不忘初心,严于自律,勤于学

习,悉心创作,永攀艺术高峰。创作作品

在数十年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 作品和声乐作品创作中,我陆续为《铁 道游击队》《庐山恋》《城南旧事》《焦裕 禄》等200多部(集)影视剧作曲,创作 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管弦乐组曲 《雨花祭》、弦乐合奏《龙华祭》等十余 部大、中型器乐作品及《弹起我心爱的 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等 300 余首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声乐作品 看上去,是做了些事,但在我心里,我 认定我就是认认真真地做了一件最重 要的事,用自己的笔歌颂党,歌颂祖国 和人民,歌颂伟大的红旗,歌颂中国革 命的伟大胜利。

《红旗颂》这部作品能被广大听众 所接受,所喜爱,所钟情,这是我的希望 和追求,听众的认可与赞许是我最大的 欣慰, 也是对我最高的褒奖。如今回头 看看,我只不过是将自己的人生与共和 国的七十多年一起写成了歌。

十日谈

燕归来四十载 责编:刘 芳

明日请看指挥 家曹鹏《晚报伴我文 艺生活》。

2021 年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阿卜 杜勒拉扎克•古尔 民,从东非的桑给

从写作到经典

陈大新

巴尔来到英国,历经磨难,后在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他 坚信:巨大的阅读量是作家写作的前提,经历一个积累、 沉淀、共鸣、重复的过程,人们才得以写作。历史与时代 的风云激荡,催生了许多文艺作品,人们内心的矛盾痛 苦,个人的情感经历,也激活了灵感的电闪雷鸣。人物纪 事、情绪抒发、社会思考、风土人情,皆使写作多姿多彩。 而各种体裁的应运而生,则成了一门技艺,非术业有专 攻者不能为了。现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网络的写家都 不能说少的,引起一时关注的作品也不能说少的。然而, 在大量的写作中,能够留下来、持续受到广泛关注的经 典,则少之又少

正所谓:沧海横流,大浪淘沙。

《20世纪的书》的主编查尔斯·麦格拉斯说:"阅读一 百年来的《纽约时报书评》让我强烈感受到,几乎没有任 何事可以天长地久。"在整理百年来《纽约时报书评》时, 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书籍来来去去一 一数十万本书, 一有些引领风骚达一季、 一有些引领风骚达一季、-是用一大片森林换来的一 年,甚至十几年,但更多书随着时光流逝,悄无声息。

有意思的是,《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却 对《纽约时报书评》上热评《哈利·波特》和斯蒂芬·金的 小说大不以为然,称其是"反文学"的。他表示:正是因 为年轻时对经典的喜好,才使自己如此敏感。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 书中介绍的作家仅二十六位,虽然他也开列了一张 经典书单,但也不过千本,还不及一般读书爱好者的私 人藏书的数目。也许经典的魅力正在于此,它是文字的 精华。至于布鲁姆对经典的定义,则可以见仁见智,他 是强调"影响的焦虑"和具有唯美倾向的。

这让我想起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 东西学者不谋而合。各样文体皆有经典,并无高下之 分。小说原是不被重视的,归为"街谈巷议","引车卖浆 者流"的东西。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小说有了极高 的文学地位,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小说如不被搬上屏 幕,又只好独守冷摊了。散文在中国古代是文章正宗, 现在不会有人如此看了。曾听过一个谈散文的讲座,主 讲人看重大散文,对短文略显不屑,以为散文就该是那 种大江东去、一泻千里的,不惜"泥沙俱下"。但另一方 面散文要成为经典似乎不在短长。中国近代最有影响 的作家之一鲁迅先生,他的文字往往是短的。杂文一体 也由他推向了一个高峰。没有突破,恐怕很难有经典。 古诗词到唐宋,突破了汉魏六朝,成为了经典。

从写作到经典是遥远的,经典也来自"泥沙俱下' 的写作中。而从阅读的角度看,哈罗德·布鲁姆的经验, 也还是值得参考的。

1929年,日瓦戈医生死了,他在电车上突 发心脏病。他乘坐的那辆电车走走停停,第十 次被一个步行的老妇人赶过。她是从麦柳泽耶 夫来的弗列莉小姐,十二年前就认识日瓦戈。 那还是在一战中,日瓦戈和拉拉在她那儿救治 过伤病员,她以为他俩应该相爱。她是瑞典人, 十年来一直申请回国,直到最近才获批准, 她到莫斯科是办理离境签证的,这天她去本国 大使馆取护照。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赶过了 电车上的日瓦戈,在寿命上也超过了他

日瓦戈的遗体被运到了卡麦尔格尔胡 同,停柩在他最后住过的房间里。二十八年 前的圣诞夜,他去参加聚会途中,曾经过这 条胡同,看到了这间房间,它的窗台上燃烧 着一支蜡烛,玻璃窗上冰凌融化出了一 圈;而在房间里,拉拉正与其未来的丈夫谈 话,然后要去枪击她这辈子的灾星。墙里秋 干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都还没有走 入对方的生活。

在瓦雷金诺不得已离开日瓦戈的拉拉. 时隔十多年后回到了莫斯科,下意识地走到 了卡麦尔格尔胡同, 走到了她丈夫曾经住过 的房间,那是她当年亲自替他和来的,里面每 一个细节她都感到珍贵。可是她吃了一惊:房 门大开,里面那么多人,还停着一口棺材,而 死者正是日瓦戈。她走进了房间,所有的人, 不论是坐着的、站着的还是在走动的,包括理 丽娜(日瓦戈的现任妻子),都一言不发,像有 默契似的给她让路,走到房间外面,并且关上 了门,只留下她一个人。她用自己的身体、自 己的头、自己的胸膛、自己的心灵以及像心灵 -样宽大的双臂紧紧抱住棺材、鲜花和他的